



人民教育家车向忱

车树实 盛雪芬 著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人民教育家车向忱

车树实 盛雪芬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89年·沈阳

人民教育家车向忱
Renmin Jiaoyujia Chexiang Chen

车树实 著
盛雪芬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锦州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74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 3/4 插页: 6

印数: 1—1,795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 慧 责任校对: 刘亚杰
封面设计: 李国盛 版式设计: 赵耀今

ISBN 7-205-01120-5/K·92

定价: 5.68 元



车 向 忱 同 志

(1898—1971)

学习车向忱同志的高尚
品德和优良作风，为统一祖
国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！

车向忱

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九日

紀念愛國的人民教
育家車向忱同志

周建人
一九八一年



青年时代的车向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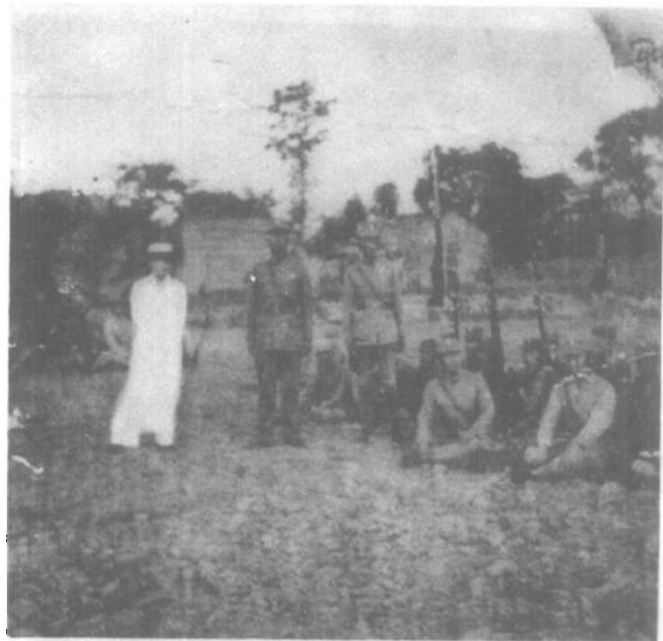
车向忱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

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车向忱（右起第三人）率领青年学生在沈阳开展平民教育活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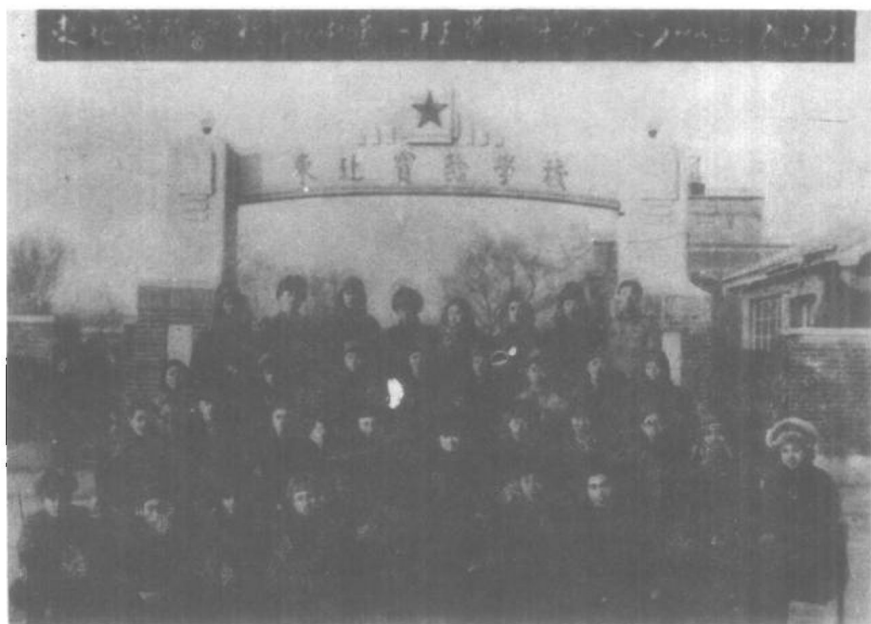
在北平车向忱
(中) 代表“救国
会”出关联络义勇
军



西安事变前夕，
在王曲军官训练团，
车向忱(前左立者)与
张学良将军(前右坐
者)



车向忱（二排中坐者）与东北竞存中学部分师生在陕西凤翔皇庙 校门前



车向忱与东北实验学校部分师生在一起



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，车向忱（右二）与周恩来总理



车向忱与夫人 翟重光

车向忱出席民进全国 第二
次代表大会与辽宁代表合影

序

车向忱是我十分敬仰的一位老同志、老朋友。1937年“七·七”抗日战争爆发不久，我在西安最早和他相识的。那时，他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常委和西安分会的负责人，还是东北竞存学校（包括小学、中学）的校长。我是西安平津同学会的负责人，并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的领导下，秘密担负着西安市中等学校党组织的工作。我们在一起开过多次会，非常熟识。

1938年5月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到东北竞存中学教书，实际上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。当时，我搬到竞存学校去住，我们在一起工作，几乎天天见面，直到1941年7月，我离开学校。解放后，我们虽然各在一方，但也有过令人难忘的会面。

通过交谈和一些同志的介绍，我了解到，车老是一位坚强的反帝爱国战士。早在青年时期，他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在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期间，参加过轰轰烈烈的“五·四”爱国运动。从中国大学毕业后，回到沈阳，为了唤醒民众，反对日本侵略，他发起成立了反日爱国团体，在城乡兴办了平民学校200多所，还组织大中学生提倡国货，抵制日货，禁烧鸦片，拒毒禁烟，轰动了全东北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为了收复失地，拯救苦难中的同胞，他和同乡高崇民、阎宝航

• 1 •

Fv45/03 117962

等，共同筹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，任该会常委。他自告奋勇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从北平三次潜回东北，跋涉于白山黑水之间，联络和慰问了邓铁梅、唐聚五、李杜、马占山、苏炳文、杨靖宇等部义勇军和抗日游击队。他还到长城各口和张北一带慰问抗日部队，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。这许多可歌可泣的反帝爱国行动，不愧人们称他是“东北甘地”。其实，他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，远远超过了提倡不合作运动的印度甘地。

他对东北四省和居住在那里的几千万父老兄弟姊妹们，以及那里的“森林煤矿”、“大豆高粱”怀着深厚的感情。使我至今难忘的是，1939年“九·一八”那一天，已迁到凤翔县东关外纸坊街的竞存学校，在皇庙的广场上召开东北沦陷八周年纪念大会。当时，我和车老站在一起。当大家唱起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这首歌时，歌子还没唱到一半，我见他那严肃的面孔上已经是老泪纵横了。可见他内心的悲恸和愤懑之情，反映了他对东北和祖国的高度热爱。

在国民党统治区，东北竞存学校受到当局的多方刁难，但不给立案，还三番五次地想解散它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他坚决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，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。他不辞辛苦地奔走各地，为学校募集经费。他还同我们商量研究，要学习延安抗大的精神，自力更生，开荒种地，纺纱造纸，垒墙造房，不断地解决了因学校发展所带来的困难。他办学严肃认真，热爱学生，提倡半工半读，对于贫苦的同学不但不收学杂费，还由学校供给他们伙食。对学生，他总是谆谆教导，诲人不倦，不但注重言教，还特别重视身教，作学生的表率。他的生活简单朴素，头戴一顶旧礼帽，身穿灰布长衫，脚上穿着老伴翟重光亲手缝制的布鞋，住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，经常都和教职员们一起，吃着粗茶淡饭。他经常去西安

办事，由凤翔到虢镇火车站的40里路程，多半都是步行前往。这种朴素的生活和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，对竞存的全体师生和许多东北同乡，都有着很大的影响。

车老一贯热爱党、相信党、靠拢党、支持党，始终都能按照党的方针、路线办事，这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车老在沈阳兴办平民教育期间，就结识了党中央派到东北从事建党工作的任国桢、吴晓天、陈为人等。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时期，车老又认识了周恩来同志，随后见过多次。同时，他曾向中共西北特支委员、“西救”宣传部长徐彬如同志提出要教员，彬如同志派去一些同志到学校任教员，实际上是做党的秘密工作。社会部的电台就设在竞存学校里。1937年春天，车老还和陕西秘密党的陈养山同志相识。养山同志当时在西安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，经常与车老见面谈形势，或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。其时，车老还曾掩护过中共西安市学委书记毕于仁（陈煦）同志，毕住在学校后院，领导学委工作。车老同“东总”的党员刘澜波、张希尧、尹之家等同志经常联系研究工作，还从八路军办事处请了陈耳东同志，为师生们讲授游击战术课。那时，竞存中、小学中的教师和学生，如张寒晖、陈翰伯、阎天佑、张保全等都是党员，他们党的关系都归我负责。

1938年底，东北竞存学校由西安迁到凤翔后，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建立了竞存学校中共特别支部（后改为总支，下设教师支部、学生支部），我是特支书记。支部委员有滕净东、李长风（李正风）、张寒晖等。特支后来归西府地委吕剑人书记直接领导。车老当时虽然不是党员，但从学校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，他是紧紧依靠党的组织，依靠党员办学的。他任命滕净东同志为教务主任，张寒晖同志为教务主任，我为训育主任，随后改任高中部主任，又任命李长风同志为训育主任。还有党

员教师郝树荣同志，也曾担任教导主任。1941年暑期，国民党特务带领士兵包围学校，进行大搜捕，滕净东、时保泽等同志被捕，车老各处奔走，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营救出来。此后，凤翔县又派警察到学校找我谈话，被车老打发回去。车老立即通过张寒晖同志转告我，我便离开了学校。后来，车老到西安裕德铁工厂看望我，还特意告诉我，某某是叛徒。在白色恐怖下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掩护地下党的组织，营救被捕同志，这种高尚品德与爱国热忱，令人敬佩，感人肺腑。

我和车老分别后到解放前，一直未能会面。1945年底，他到了延安，曾给我写过一封信，说，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，组织上已安排他乘飞机回东北工作，兴奋的心情，溢于言表。

东北竞存学校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办学十年，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，其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、民先队员。如果再加上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他在沈阳三所中学和兴办平民夜校培养的学生，以及解放后回到东北，担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并先后兼任两所中学、三所大学校长所培养的学生，那就更多了。这些学生中，许多人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解放后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央和省的领导干部、驻外大使、著名作家、诗人、科学家等。车老不愧为桃李遍天下，爱国、革命的人民教育家。

1959年9月初，车老率领辽宁省体育代表团来京，参加全国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，我去旅社看望他。他畅叙别后的经历，并兴奋地小声告诉我，他于1946年10月已经入党了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暂不公开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热烈地祝贺。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相逢，竟成了诀别。十年动乱，在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下，车老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，于1971年1月8日含冤逝世。

这部传记是由车老的儿子车树实、儿媳盛雪芬夫妇撰写的。早在70年代中期，他们就着手搜集材料，查阅资料，走访车老的战友和学生，从1983年开始动笔，1985年完成初稿，在广泛地征求意见后，经反复地修改和补充，前后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定稿。传记的内容丰富，史实确凿，反映了车老光辉的一生。我深信，这部传记的问世，将使广大读者对这位教育家的生平事迹能有一个更具体、更全面地了解。同时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苦难的中国和爱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。可以说，它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教育史，是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。读者从中将获得启示和激励，汲取力量和教益。这样一个堪称师表、社会楷模的光辉形象将永传后世，教育后代。

向忱同志离开我们近20年了，但他的音容宛在，萦回脑际，1989年2月25日夜，我还梦见了他，醒后，因成《忆梦》七律一首，写在这里，作为对他的深切怀念。

昨夜三更梦向忱，相逢永别欲销魂。
围炉侃侃谈形势，点首频频赞竞存。
风度依然如往昔，生活照旧很单纯。
追随左右皆桃李，只为从前苦耕耘。

宗群（钱一粟）

1989年6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

引 言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”

1988年9月18日，在陕西省凤翔县大剧院的舞台上，伴随着一曲悲哀的《松花江上》，一群扶老携幼的东北流亡同胞出现了。她们拖着沉重的脚步，蹒跚地走着。

“‘九·一八’、‘九·一八’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‘九·一八’、‘九·一八’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那无尽的宝藏，流浪！流浪！……”

台下出现了哭泣声，坐在前几排的东北竞存学校的老校友们，都在擦拭着激动的眼泪。这情景把他们带回到50多年前那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年代。当年，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，为了宣传抗日救亡，演唱过同样的歌曲，如今，都已经是年过半百，白发苍苍了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其中有各级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，有著名的作家、诗人、教授、学者等。

伴随着一曲“学习，学习，再学习，……”的雄壮校歌，舞台上飘下来一面象征着白山黑水，写有“东北竞存学校”的校旗。一群流亡孩子跳跃欢呼：

“车校长来了！车校长来了！”

车向忱这一熟悉而亲切的名字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后，

东北同胞称他为“东北甘地”。1935年夏天，当他用仅有的两元钱在西安办起东北竞存小学后，又被人们称作“流亡孩子之父”。1937年8月，在竞存小学的基础上增办了竞存中学。第二年秋季，因日军飞机的轰炸，竞存学校迁至凤翔县纸坊乡的两座破庙内。这时，凤翔的广大群众亲切地称车向忱是“我们的老校长”、“我们的老领导”。东北竞存学校在中共地下党和周恩来的关怀、支持下，以“抗大”为榜样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，坚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坚持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作斗争，是当时陕西省国统区黑暗教育界一盏闪烁着革命光辉的明灯。这所学校十年来为革命培养了人才5000多名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车向忱到了延安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，后去东北解放区工作。

现在，登台演出的就是竞存中学的学生。这许多老校友的代表是应凤翔县人民政府的邀请，在“九·一八”57周年的这一天，前来参加竞存中学教学楼动工奠基仪式的。

车向忱回到东北解放区后，曾先后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联合中学校长，东北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哈尔滨大学校长，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东北实验学校校长、沈阳师范学院院长、沈阳体育学院院长，辽宁省副省长、全国政协常委、省政协副主席、民进中央副主席等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遭受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，于1971年1月8日含冤逝世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辽宁省委为车向忱召开了平反大会，公开了车向忱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，并在骨灰盒上覆盖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。

车向忱离开我们已经十七个年头了，但是，历史没有忘记他；他的《传记》已载入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、《中国现代教育家传》、《辞海》、《教育大辞典》中。东北人民、西北人